

香港人是這麼容易被陳雲之流瞞騙嗎？

陳文鴻博士 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

曾作為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助手的「專欄作家」陳雲，剛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東北賣港，垂死之戰」，明顯是作為向香港回歸後「一國兩制」的公開宣戰，意圖為反共反中反回歸者提供一個所謂戰略思考。香港作為多元化的開放社會，當然可以容納不同意見，包括誨淫誨盜，但還是有一個法律的界線，只能講不能做。講亦有一條底線，不能妖言惑眾，煽動侵權犯法。陳雲目前還只是講而不做，講之中還不敢明目張膽地推銷「港獨」，但意在其中。香港現時有些人的反共，已經進至反中反回歸，名為保衛香港，底子裡不是糊塗，便是從緬懷英國殖民主義進而為美國帝國主義服務，圍堵中國。香港人是這麼容易被陳雲一類所謂作家所瞞騙嗎？

陳雲向「一國兩制」公開宣戰

陳雲說他是從二次大戰、中日戰爭、國共內戰之後長大的一代，卻沒有多難興邦的感情和信仰。說是香港人，生長於新界，卻不知道，抑或故意隱瞞不說，在1949年前香港是沒有邊境，中國人在英國殖民管治時是進出自由，沒有出入境管制。他文章說：「新界的邊境禁區和田園綠帶是英國政府刻意保留的邊防緩衝地」，只是在1949年之後才有，而不是在1842年便開始。1949年之前，由於軍閥混戰，日本侵華，內地人可自由轉移到香港避難，避難之後也可自由回轉原居地。香港是廣州的外港，也如沙面那樣是租界。英國殖民主義者那時為保香港繁榮，鼓勵

內地人遷入。而在二十年代省港澳大罷工時，香港工人「行路上廣州」，香港頓成臭港、廢港。陳雲說：「香港高山上都是英軍的砲台、地堡和戰壕。」那是防範日軍在佔領廣州之北後南侵之用。可是在當年，日軍南侵香港，香港的英軍靠他們的砲台、地堡和戰壕，基本上無力抵禦，投降告終。

陳雲意圖在新界東北建立香港對內地的「邊境緩衝地」，作為「香港城邦的防禦盾」，這是不懂軍事、政治和經濟的胡亂說法。他知不知道在殖民管治時代，即使有邊境禁地，香港人口裡至少有一二百萬人以上是從內地非法以至合法移居香港，禁區只是英國人做給美國人(封鎖中國)看的。禁區是既疏且漏，英國人願意多少內

地人來香港便容許多多少人。抵壘政策那裡是嚴格的邊防政策？

陳雲實際上的意圖是：「萬一大陸爆發內戰，香港位居全球金融要塞，可以用中美協調的方式取得和平中立，但大批難民和叛逃軍警要闖入香港的時候，援助香港的軍隊可以馬上駐守邊防區。」這樣的想法有許多問題。

一是陳雲不懂金融。如果內地出現大動盪，香港的金融怎么可能得到保障？陳雲要用抗戰內戰時的模式，這是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方式和思維。

二是英國殖民主義者不可能抗衡內地。1949年解放軍不解放香港，1969年中央政府攔阻紅衛兵過深圳河，皆因中央政府對香港有長遠考慮的目的，不是內地軍隊不能解放香港。邊防區云云，都屬不懂軍事政治的笑話。

三是陳雲倚仗的是「中美協調」的援助。中美協調是不可能的。中國政府不可能容許香港成為任何獨立及半獨立的政治體。陳雲所強調的其實是「援軍」，當然不是中國的軍隊，而是外國的軍隊，實際上是援救為名的外國侵略軍隊。對我們來說，這便是引狼入室的賣國。當然陳雲不當自己是中國人，他應不當這是賣國行為。

歧視內地人 為帝國主義服務

陳雲的設想依據的是他一廂情願的「研究」：「大陸經濟衰退、失業嚴重、隨時爆發暴亂甚至內戰。」今年內地經濟增長放緩，上半年還有7.6%的增長，這算是怎樣的衰退？內地勞動力供應緊張，工資不停上升，這又哪來失業嚴重呢？社會矛盾嚴重這倒是事實，大多屬土地因素帶來的衝突，但與內戰卻是差天共地。從1949年、1989年以來海外便不停地有人警告中共的政權崩潰，但幾十年過來，除了文革時自亂陣腳外，中共政權沒有倒台，中國沒有內戰，陳雲又憑甚麼來作預言呢？

陳雲歧視內地人，主要是他把香港人視作文明人，內地人視作野蠻人。這似乎有殖民時代歐美傳教士的認知水平。但香港是移民社會，現時的人口還是在1949年後逐步建成，我們都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的從內地移民過來。是否在內地為野蠻人，來到香港經過英國殖民主義者洗禮就變成文明人呢？回歸後來港的新移民是文明人或野蠻人？

文明人應該有包容的氣度，首先便不能有族群歧視。文明人和野蠻人之分是殖民主義的產物。中國的封建皇朝視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為化外之民的野蠻人，歐美殖民主義視文明古國的中國、印度和埃及等人民為野蠻人。陳雲把香港人與內地人分為文明人和野蠻人，相信來自他對英國殖民主義的迷信，甚至是比英國



■陳文鴻

人更加英國。港英官員也不敢說內地人為野蠻人。

陳雲建議有能力的人要移民離開香港。對香港沒有承擔，這算是甚麼香港人？他說要沒有能力的人留守香港。香港僅只是陳雲的嗎？留守是怎樣留守？是向其他不像他的香港人開戰嗎？

近讀歷史，抗戰後期汪精衛在日本帝國主義扶助下成立偽政府。實行「反共和平建國」。反共為名，實際上是替日本軍國主義服務。香港現時有些人的反共，已經進至反中反回歸，名為保衛香港，底子裡不是糊塗，便是從緬懷英國殖民主義進而為美國帝國主義服務，圍堵中國。

香港人是這麼容易被陳雲一類所謂作家所瞞騙嗎？

星吸移民質素贏香港

香港如何自強？

莫家豪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署理副校長(研究與發展)

作為一個全球（Global）或世界（World）城市，其人口政策的制定至為重要，與倫敦及紐約相比，香港銳意打造成為亞洲世界城市（Asian's World City），但是否有效吸引海外人才及優秀人口留住／留駐香港，成為考量世界都會及全球城市的其中重要指標。就本港近10年有46萬新移民來港團聚，每年又透過專才計劃引入了3萬名新血，而近10年間金融及商業服務從業員增長不足兩成至65萬名，同期星洲的人數則上升近一倍至60萬，已逼近香港。至於新移民學歷方面，新加坡近年不斷擴闊其產業界限，又力推金融產業多元化，1990年代初，在新加坡金融規管機構有登記的「單位基金」只有20多種，當時香港單位基金數目達千種，但新加坡近年的努力，已在有關單位拉近兩地距離。這反映新加坡吸引很多基金管理人才，但香港卻沒有與時並進，真是叫人覺得可惜。

吸引人才乃全球城市「生存之道」

近年香港有推動輸入專才計劃，但自入境處為內地及海外人才設立5項入境許可證以來，香港平均每年吸引不足3萬名專才，佔總勞動力少於1%。以2011／12年度為例，根據「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簽發工作簽證約8300個，憑「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及「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約有5000個，而輸入優才則只有273個。相對星洲而言，過去10年新加坡平均吸約7.5萬名海外人士定居，當中近八成為大專程度畢業。反觀內地來香港團聚的輸入人口，香港的新移民學歷較低，據香港政府統計處2011年資料，84%新移民只有中學或以下學歷，其中初中學歷佔多



■莫家豪

數，達41%，專上教育只有16%。由此觀之，香港作為亞洲世界之都，必須把人口素質盡量提升。吸引海外及內地優才及專才應該是改善人口素質及培訓人才的良方，我們不要固步自封，把優才拒排於門外。

產業多元化和提升教育水平為重

面對新加坡不斷進步緊追香港，我們對金融行業應進行更大膽創新，創造更多不同單位基金，「國際化」是香港賴以成功之門，但近年在不斷拓展與內地經貿發展時，我們把國際化的重要性似看輕了。作為國家的向外大門，我們一條腿要國際化，一條腿要加強與大中華地區的經貿合作。此外，面對內地新移民輸入本港，港府要加強對這批人口的素質轉化，提供更好的教育及培訓場景，讓這批「新進人口」可成為「優才」，才可善用人力資源為香港作出貢獻。

面對種種挑戰時，香港不應「閉關自守」，以國際及全球城市自居的我們，要有更大包容性，試圖發展香港成為人才匯聚之都，產業多元發展和加強與國際及區域的合作，才能為我們下一代帶來更多發展機遇。

口帶往藍田或油塘港鐵站。筆者多次建議，可將部分居民分流至將軍澳區，以疏導人流，達至平衡。

接着，政府亦期望六號幹線能疏導觀塘的交通，特別是將軍澳藍田隧道、T2幹線等，但是這工程已經談上十年以上，落實的時間仍遙遙無期，只是紙上談兵的工程而已。

筆者更關心的是彩虹交匯處，因為安達臣石礦場其中最主要的車輛通道就是使用清水灣道，由彩虹交匯處往返各區。現時，該交匯處已進入一個供不應求的狀態，若加上安達臣石礦場的入口，可以想像的是交匯處只會是更進一步的擠塞。政府的說法是待彩虹邨重建時，才處理交匯處的問題。但筆者從未聽聞彩虹邨有重建的計劃，那即是說彩虹交匯處進一步擴大是一個夢想的工程項目？

要發展新區，便要處理好交通配套的問題。九龍灣彩福邨已經是市區孤島的活生例子，政府有沒有想過居於新區的居民，要他們步行30分鐘往港鐵站是政府最常說的解決方法，這是「以人為本」嗎？

安達臣石礦場發展區是香港市區中珍貴的土地資源之一，政府有計劃於平穩山坡後發展石礦公園、岩壁、文娛康樂及房屋發展。可是，該發展區位於九龍秀茂坪的山上，遠離港鐵站。因此，要發展安達臣發展區，必須處理好交通的配套。

政府亦看到這個關鍵問題所在，但筆者認為仍然是隔靴搔癢。首先，政府指出已在安達臣石礦場發展區附近的五個路口進行改善措施，以增加車道容量。但實際上，這只是小修小補。現時該些路段已出現擠塞情況，若再加上安達臣石礦場新帶來的人口及車流，只會是塞上加塞而已。

其次，政府建議增設行人天橋系統，由安達臣、秀茂坪、曉光街一帶，往返觀塘港鐵站。但由安達臣往港鐵站需最少有30分鐘的步行時間，對居民來說，這是應有的交通配套嗎？再者，行人天橋及升降機連接系統與安達臣石礦場發展區是現時秀茂坪一帶居民多年來的訴求，為何不提現時就着手興建該工程呢？

第三，政府希望將該發展區人

安達臣石礦場發展關鍵在於交通

顏汶羽 民建聯副發言人 觀塘區議員

楊孫西

揚清激濁

據報道，不久前香港中文大學一項有關醫學方面研究的新技術，已在多個歐美國家中作臨床應用，有關的研究工作可以為香港創造更多高技術要求的職位，有助推動香港的醫療產業多元化。這說明香港有潛力發展創新科技產業，可望成為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事實上，創新科技早已被列為本港六大優勢產業之一，對香港的經濟轉型、長遠發展及提升競爭力十分重要。現在問題關鍵是，需盡快地縮短香港與周邊地區的差距，擴大創新科技產業的規模和實力，亟需社會和業界人士的密切配合，大家齊心協力才有望改變香港創新科技產業的現狀。

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毋庸諱言，真正創新科技的發展一定要是我們所擁有的主要技術，這樣香港就會有機會。香港可以吸引全球的精英到這裡來進行科研活動，使內地的科技精英也能在香港真正了解國外的市場。市場的發展才是生存之道，再好的理念，也會因沒有市場而夭折。另一方面，則是對創新科技上產業投入不足，以致發展滯後和後勁乏力。

當務之急，香港應繼續維持現有發展創新科技的優勢，如法制、人才、通訊和低稅率等，為企業提供適合創新的優良土壤；另一方面，需大膽創新，輔以更加有利的制度及政策條件，鼓勵企業創新科技和投資，為創新科技產業長遠發展提供充足資金支援。從而大力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而且要讓更多人能分享到創新科技發展的成果。

具備的條件和優勢

蘇錦樑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香港是一個以出口為主的小型經濟體系，自由貿易讓本地經濟得以蓬勃發展。由於自由貿易政策的施行，香港成為了世界上主要貿易經濟體系和國際金融、商業和投資樞紐之一。

香港堅定維護多邊貿易制度。為了進一步鞏固與貿易伙伴的經濟合作，我們同時對締結自由貿易協定（自貿協定）持開放的態度，前提是這些自貿協定必須符合香港的利益，與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組織）的原則和條文相符，並有助貿易自由化。我們深信，無論是透過世貿組織的貿易談判，或以雙邊或多邊自貿協定形式，貿易自由化都有助許多經濟體系在面對不明朗前景時維持經濟發展。

自貿協定為香港提供一個平台，促進我們與其他經濟體系的經貿聯繫。透過更佳和較大保障的市場准入，以及投資流動的增長，自貿協定為商界及投資者提供了豐碩的機會，促進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

香港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國家（聯盟國家），即冰島、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所簽訂的《香港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國家自由貿易協定》（《協定》）即將生效。《協定》涉及香港與冰島、列支敦士登和瑞士的部

自由貿易協定為香港帶來更多商機

分，將於本年十月一日生效；而涉及香港和挪威的部分，則將於同年十一月一日生效。

去年六月，我在列支敦士登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簽訂《協定》，是繼二〇〇三年六月與中國內地和二〇一〇年三月與新西蘭分別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和《中國香港與新西蘭緊密經貿合作協定》後，香港與貿易伙伴訂立的第三份自貿協定，同時也是香港與歐洲經濟體系訂立的首份自貿協定。

以貿易及投資自由化為目標

《協定》是一份全面和高質素的自貿協定，以貿易及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為主要目標，內容包括開放貨物和服務貿易，同時涵蓋促進競爭和保護知識產權等其他範疇。

《協定》將為香港帶來不少實質利益。首先，聯盟國家對香港符合有關的優惠產地來源規則的所有原產工業貨品、魚類和若干水產，會取消其進口關稅。廠家向聯盟國家輸出香港的原產加工農產品時，亦享有關稅優惠。

在服務貿易方面，香港服務提供者及其所提供的服務，在聯盟國家市場的廣泛服

務界別中，將享有更佳的商機，以及具法律保障的市場准入及非歧視性的待遇。《協定》所涵蓋的界別包括香港具有傳統優勢的行業，如電訊、金融、物流、視聽和各種專業及商業服務；同時也包括不少具進一步發展潛力的範疇，如教育、環保、醫療、創新科技、文化及創意，和檢測及認證服務。

自貿協定會為香港開拓商機，增加締約方之間的貿易和投資流動，為香港經濟以至商界及投資者帶來裨益。舉例來說，《中國香港與新西蘭緊密經貿合作協定》自去年一月實施以來，雙方的貨物貿易去年已錄得逾百分之十的增幅，餐酒的入口更大幅增加逾百分之三十。

香港會繼續尋求與貿易伙伴締結更多自貿協定。我們已於本月初與智利簽訂了一份自貿協定。此外，由於東盟整體是繼中國內地後香港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我們已向東盟提出申請加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要求，以進一步加強與東盟成員國的經濟聯繫。

我希望本地企業能夠充分了解香港已簽訂的自貿協定條文，發掘當中蘊藏的優勢，開創更大的商機。